



1 2

1. 視覺文化研究：〈補習文化〉  
2. 同學們準備訪問的情況

## 教育價值的輪迴

文：譚敬義  
香港藝術學院應用及媒體藝術高級文憑課程統籌

六月二十日星期二，一號風球的黃昏，我到校舍天台觀看幾個高級文憑一年級學生的錄影訪問；那是視覺文化研究的一個延伸活動，這篇文章的題目摘自他們的研究報告。負責錄影收音的小棋和 Isaac 正在忙於設定器材，他們是應用藝術高級文憑的學生，對著一堆錄音設備顯得有點生手，很認真地邊試邊學。另外一角是參與研究補習文化的同學，Mike、Chris 及阿添正準備進入受訪的情緒，他們看見我在旁邊拍照初時顯得有點不自然，畢竟他們拍了一條模仿補習天王的諷刺短片，對著鏡頭很快就適應下來。經過幾輪器材測試失敗，包括中途大夥兒衝出天台欄杆看黃昏日落，差不多一個小時後錄影終於開始。

### 藝術是一次冒險

Mike、Chris 及阿添一致認為補習文化的出現是香港人著重實際利益、急功近利、事事要求即食所導致的必然現象。為了考得好成績確保將來入到大學，或者繼續升學，補習就好像是一張未來出路保證的入場券。阿添說自己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他對自己成績信心不大，參加補習班對他來說好像多了一重保障。添沒有提到這份保障有沒有實現，他說當年成績不好所以選擇了藝術，當時自己也不清楚藝術是否適合自己，只覺得比起其他學科這方面較為有天份，對他來說選擇藝術這個決定是一次冒險。從保障到冒險，阿添的人生路向到底是怎樣選擇的？

### 父母被洗腦

在一輪批評香港教育唯利是圖後，問題轉向補習文化怎樣形成，為何有那麼多大小補習社應運而生，到底是誰鼓吹了這個風氣？我心裡本來想說當然是學生自己，而 Chris 則堅決地說是因為父母被洗腦。父母怎樣被洗腦？先就是他們小時候，當父母看見鄰家那個小孩學甚麼甚麼的表現很好，於是也希望孩子比他們更好，跟著自己就無辜地被逼學這學那；再大一點時，父母眼見別的家長也送子女去補習社，於是順應潮流也把他們送去，補習成為生活不可或缺的活動。阿 Chris 一邊分析，一邊回憶自己的不幸，跟著幾個異口同聲的說天天返學功課一大堆，補習社又給你功課，功課永遠做不完，有人忽然提出為何沒有補習社補習藝術？如果將補習的幾個小時交由孩子自己決定怎樣利用，他們可以用來學一些比補習更有意義的東西。然而，他們又指出小孩子怎麼知道自己想要甚麼，都是父母的決定，父母被洗了腦，之後便輪到孩子被洗腦。

### 矛盾的八十後

於是問題被帶到八十後這一代怎樣思考這個討論去。不能否認八十後絕對有自己的想法，他們會上街，會表達不滿，他們看得出教育制度的荒謬以及如何與整個社會急功近利的價值觀掛勾；他們不希望自己像父母那樣被洗腦，然而當問到他們有誰沒有參加過補習班？當中卻沒有一個

說否，也沒有一個能想像自己失去補習這個保障會怎樣。阿 Mike 試圖分析這個弔詭的現象，八十後既不滿建制的公平和荒謬，然而當面對人生出路，他們依然會選擇補習這類荒謬的方案作為利益保障的工具，前途的指標；他們不滿建制，然而他們還沒有能力看透建制以外的實質價值，如同教育價值，那是一場沒有人喜歡卻不得不跟從的輪迴。

### 結語

這篇稿本來要寫另一組研究題目「工廠 band show」的，當天才知道該組同學不能應約，臨場改了做這個錄影訪問。和八、九十後溝通你必須有無限的彈性和超級的應變能力。年輕一代是吃視覺奶粉長大的，跟他們相處久了，我漸漸跳出了語言的線性思維；寫這篇文時，我嘗試套入他們的思考模式，放棄先有意念題目和設定命題的傳統分析方法，改為從視覺感官入手。我是先看當天拍到的照片，還有先前同學交來的短片，然後邊剪輯圖片邊聯想文章內容，影像給我那個最鮮明的印象那就是內容，沒有先說的理論或觀點，也沒有絕對的角度，就像他們幾個的談話，觀點之間其實矛盾重重，前言跟後語不一定對等，意義永遠是個進行式 (ing)，但這不就是等於他們缺乏價值觀！看著小棋那股冷靜發問的能耐，順著問題而產生新問題的機智，這不是先有理論後有知識的「八十前」世代所能理解的。是否可以這樣形容：八、九十後就是一群活在進行式的 (ing)

人，他們經常遲到，時間管理指數幾乎零，同時他們卻十分投入工作，邊試邊學，邊錯邊學，這就是他們成長的方式。

應用及媒體藝術高級文憑  
香港藝術學院 2011 年推出的兩年全日制課程，有別於傳統的同類型課程，以跨學科理念兼容平面設計、空間設計與視像製作；除專業技巧外，也著重培育同學的批判性思維和社會文化觸覺，配合創意產業的多元化發展。課程將於九月開課，課程資料可瀏覽學院網頁 [www.hkas.edu.hk](http://www.hkas.edu.hk)。